

教过我们的老师有：制图褚士荃，数学吴光磊，测量李庆海，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张福范，结构力学杨式德，钢筋混凝土吴柳生，钢结构张良铎，施工杨曾艺，工程地质冯文兰，组织规划张家瑞，建材试验关振铎，水力学袁恩熙，电工学杨福生，土力学陈樑生，木结构黄熊，物理夏学江，给排水王继明。如今，这些老师大多数都已经不在了，但对我们来说，老师的音容仪表、教学风范都历历在目，宛如昨天。老师的谆谆教诲铭记在心，永世不忘。几门主要课程的笔记，至今我还摆放在书柜显眼处，不时还需要翻阅，这比翻书来得更快捷，同时还倍感亲切。

在清华的四年里，下午很少用来做课业学习，一般是参与社会活动。四点之后，所有的教室、宿舍、图书馆几乎都是空荡荡的，大家都到操场上去参加体育锻炼。为了创建三好（身体好、学习好、工作好），就要通过劳卫制，即劳动卫国体育锻炼制度。所以，清华的学生可谓是“人人上操场，天天都锻炼”，以实现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愿望。在体育馆前的大操场上，不论春夏秋冬，慈祥的马约翰教授总是身穿一件白衬衣，系着黑领结，下穿白色（或黑色）灯笼裤，神采奕奕地指导着大家做各项运动。他穷尽毕生精力倡导体育精神，使清华学子体育锻炼蔚然成风，成为清华办学的特色之一。我的体育成绩一般，只会长跑，路线是从明斋出发，往西经化学馆、气象台，到西校门后沿着校河的林荫大道，再经二校门、大礼堂返回到明斋，路程大致有 3000 米。我每周会跑上两三次，以增强体质和耐力，同时也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。

岁月荏苒，在清华长跑的锻炼习惯随着年龄增长虽然没能坚持，但是自强不息、挑战自我的运动精神却一直伴随着我后来的工作和生活。从 60 岁之后，我时常坚持慢跑 3000 米；70 岁那年有一次，是在三峡参加稽查工作时，我凌晨起床在入住的宾馆走廊里慢跑 3000 米。2005 年，我因心脏做了支架，不得不放弃了长跑运动。

回想往事，感恩母校，感恩老师。清华教会我们做人、做事，培养我们立志，教导我们成才。四年的教育既有知识的干粮，也有获取知识的猎枪，奠定了我们一生得以安身立命的坚实基础。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的校训时刻激励着我们奋发向上，去努力实现报效祖国的梦想。

亦老亦少同学情

○张 韧（1980 级工物）

有人发来认不出模样的照片
有人见面和上学时几乎不差
谁编的几十年电影会沁人心脾
谁写的聚会诗歌竟催人泪下

有人在调查谁给他取的外号
有人在追杀谁把他单车搬家
当年的班长这时候还是做老大
当年的球星依然奔跑闲不下

三十年前的游戏还没有做完
三十年前的笑话还要继续耍
难得几天碰杯聊天也都有分寸
走在聚会路上问何时到我家